

在外寄居二十多年后,我又回到生命的原乡。

清早一睁开眼,晨曦已爬满窗棂,起床开门,一院子清爽空气,身心顿时浸润在潮湿新鲜的气息里。

走出院子,小巷安安静静,邻居门前卧着的黄狗听见脚步声,猛然抬起头,上下打量一番,然后继续低头酣睡。趁主人还没醒来,它再补充一些力气,等主人开门后继续活蹦乱跳起来。

村外路上,已有三三两两起来晨练的人,现在,农村人有了养生的意识,也学着城市里公园晨练的人们,伸伸胳膊蹬蹬腿,将身心舒展在灿烂的晨光里。

路两边生长着茂盛的庄稼,带给田野无边的田园诗意。大豆们伸开绿色的手掌,扯成一张巨幅绿毯,铺排在天空下;乳白色薄雾在晨风中缭绕,轻轻飘荡,忽东忽西,忽南忽北;玉米正值茂盛期,一片连着一片,一片连着一片,多像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队伍,整齐雄壮、刀枪林立,又如郭小川诗歌里描写的青纱帐。在金色阳光的俯视下,这些蓬蓬勃勃的生命,正背负着沉甸甸的希冀,向着金色的秋天奔跑。

又是一个安静的午后。一张



竹制的摇椅放在西屋的窗台下,一张小杌子上,正好摆放下一盆小巧而遒劲的青松,一块嶙峋瘦削的礁石,然后是一壶醇香飘逸的红茶,一盏盈口的紫砂小盅。一旁的面瓮里风车草正蓬蓬勃勃,展示着满身的绿意。

半亩见方的农家小院,一半阳光,一半阴影,墙壁上爬满丝瓜的藤藤蔓蔓,花儿开得正盛,金黄的花瓣儿轻轻晃动在微风中,翠绿叶间藏不住丝瓜儿探出俏皮的身子。

东面墙根下是十几盆花草,月

季、龙舌兰、玉树、仙人球、满天星、绿萝和金钱草。这些普普通通的花儿、草儿和人一样,有着天然的小性情、小脾气,哪怕一朵小花,一株小草,都能给我带来不尽的快乐。

仰躺在摇椅上,有时双目轻闭,或沉思,或静养;有时目光对着高远的天空,蓝天之上,棉絮一样的白云悄然游移,那份悠然,没有闲逸心境的人是觉察不到的。

院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,茂密的树冠遮住院子半拉天空,常有几只鸟雀鸣叫着飞过,把一颗心带往遥远的地方。慢慢呷上一

口红茶,心情像晴空一样舒展。

闲暇时,我喜欢把那辆搁置很久的“捷安特”推出来,骑行在乡间公路上。一辆辆汽车、三轮车、电动车从身边呼啸而过,我不得不感喟人们生活的匆忙;向田野望去,常有三三两两劳作着的农人,相比那些呼啸而过的人,他们更显从容、安详和平静,这种自然的生命状态,让我心生羡慕。

我悠然慢行,感受到时节的从容与美好。白云、微风、飞鸟、村庄、小河、庄稼地里劳作的人们;那些晒在路上的玉米、大豆和谷穗儿都泛着金色的光芒,带给我丰收的喜悦;更喜欢此时没有任何伪装的自己,一路上,我无声地和遇到的事物对话,这是幸福的,因为躲进自由的时光里,我会把车子骑得很慢,欣赏着一路变换的风景,我有时也会停下来,看看小河里的流水,池塘里游荡的鱼儿。我甚至想去和牧羊的老人坐下来拉拉呱,因为他也是一个悠然地坐在夕阳下。

白昼噬尽,暮色降临,大地陷入无边的凝重、安静和神秘里。和城市的灯火辉煌、霓虹闪烁相比,我更喜欢乡间夜晚的清静恬淡,我认为乡间的夜晚是奢侈的,它的静美和浓醇,就像满盈盈的一池奶液,飘荡着脉脉的幽香。

夜读几乎是我每日的功课,一杯清茶、一本喜爱的书卷,莹莹灯光相伴,读得酣畅,读得沉醉。累了,就从书桌边走开,伸着懒腰走出房门,在庭院里站定。此时,乡村是安静的,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和鸡鸣,也有经过门口的脚步声,有时会发现一轮明月正高悬在遥远的夜空,你看它时,它也正微笑着看着你。仔细去听,也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儿在低低地吟唱;院中的花儿正在开放,虽然看不清花容,但有脉脉的馨香在庭院中真切地流淌……

感谢乡居的生活,它是简朴的,却能让历经漂泊而疲惫的身心尽情地舒展在古老、温暖的怀抱中。



自白——新冠病毒

□常心洁 徐 莹

夜
着迷于暗夜,
冀以阴霾覆日。
潜伏,繁殖,
伺机而出。
一百、一千、一万……
病室逐渐拥挤,
黑暗呼啸而至。
人类的恐惧,
如尼古丁般令我亢奋。

裂隙
疮痍满目,
一人身披白衣,孑然挺立,
妄图蚍蜉撼树,可笑不自量。
须臾,一片身影蜂拥而起,

为何、为何?
这些人对我的强大置若罔闻。
霎时,人影星罗棋布,
他们正携手高呼“逆行无悔”。
我的内心被深深击中——
死亡何时变得如此渺小?

光
我输了,
输得彻底——
原来我的敌人并非他们,
而是中国之魂,
此刻,它竟看得见、摸得着!
樱花开了,
你们去赏吧,
余下春景悉数奉还。



鲁西南的初夏,如一位纯情的少女,热烈又不失矜持,浪漫又不失庄重。春姑娘姗姗而别,鲁西南地区就迎来了立夏,初夏的风就肆意地抚摸着鲁西南大地。鲁西南如一位怀春的少女等待着她的情人,她终于等来了初夏的降临,初夏就如情人一般,痴情地陪伴在鲁西南身畔。

空气是清新的。清晨,推开房间的门,一股清风扑面而来,凉凉的,却又是宜人的。吹面不寒杨柳风,风虽凉,却没有一丝寒意,吸一口清风,顿感神清气爽,精神倍增——我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新一天。

一轮硕大的红日跳出了地平线,自东方冉冉升起,朝霞布满了天空,把天空燃烧成一片火红。田野里弥漫着白茫茫的雾气,雾气在和煦的风中飘散;旭日东升,光芒万丈,碧绿的麦穗在风中摇曳,如一位青春舞者跳起了华尔兹——百鸟鸣啭,莺鸣燕啼就是华尔兹的舞曲;碧绿的原野,则是开阔的一望无垠的舞场;万物生灵,便在这绿野蓝天间快乐地生长。

一江碧水向东流,潺潺流淌的东鱼河,又恢复了她的清纯靓丽,再也没有污水肆意地灌入河水中——东鱼河是清澈的,

两岸清新秀丽,河中鱼虾成群。岸边,坐满了悠闲的钓鱼人,机器轰鸣,那是两岸人民在浇灌麦田。东鱼河成了鲁西南的母亲河,滋养着两岸数百万儿女,鲁西南更加丰饶美丽,更加生机盎然,更加青春靓丽。

两岸的垂柳告别了二月春风,“细叶”也成了宽宽的叶子,如同一位少年在岁月长河中成长,长成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子;细叶是稚嫩的,而初夏的柳叶是成熟的,是热情奔放的。放眼望去,鲁西南大地一片葱绿,树木告别了春天的绮丽苗条,变得青春丰满起来,仿佛一位少女,到了她的豆蔻年华;她是窈窕动人的,她是风姿绰约的,她是风情万种的,也是妩媚迷人的。

初夏的鲁西南,凉风习习。天是蔚蓝的,云是银白的,晴朗的日子里,凉爽的风中再没有了昔年的沙尘;清风抚摸着大地和行人,如一位年轻的母亲,用温柔恬静的目光看着襁褓中的婴儿;连日来的春旱,使初夏的空气干燥起来,焦渴的嘴唇在清风的抚摸下,惬意无比,舒畅快乐。

初夏的天气,如同婴孩的脸,变化万千。一场小雨,光顾了鲁西南青青的大地,细雨渐渐

沥沥,如牛毛,似针尖,绵绵密密地舔遍了行人的身体。迎着湿润的凉风,迎着绵绵的细雨,是谁在雨中奔跑?是谁在雨中欢笑?雨越下越大,这雨,贵如油;这雨,是一场喜雨!

路边的小草伸展着躯体,在雨水中畅快地呼吸;清清的雨水洒在碧绿的杨柳发须上,柳叶翠色欲滴;荷塘中,小荷才露尖尖角,荷叶在雨水的滋润下,令人想起“莲叶何田田”的诗句;村庄笼罩在烟雨迷蒙中,让人想起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诗意,想起了烟雨中江南古镇的楼台亭阁,想起了烟雨飘飞秦淮河两岸的风光旖旎。哦,这醉人的雨!

雨后的田野又忙碌起来,蒜农们忙着收获一地绿绿的蒜苔;蒜地里,欢声不断,笑语绵绵;田间小路上,挤满了运送蒜苔的三轮,人们用卖蒜苔的钱,换来了崭新的夏衣,大姑娘小媳妇们又俊俏了起来。

麦穗上缀满了洁白的花蕊,麦花香里听莺啼,老农的脸上绽开了笑意,这夏天,定是一个丰收季。

徘徊在蓝天白云下,徘徊在绿野麦香里,我爱上了鲁西南的初夏!

陀螺

□蔡中锋

旋转出完美的自己
在这并不完美的世界里
我还原我,你还原你
不如,趁着年轻

都化作了天上的云彩地上的泥
所有的一切
你我早已消失在六度之外
一百年之后

消耗着引力
在彼此相爱相杀
平行又相交

